

從祖父的訪談 探看海島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張詠捷

（農曆六月初三，天氣晴朗，日落後，和阿公坐在門口乘涼，遠眺南方島嶼點點燈火……）

討海的智慧：辨嶼火（附圖3）

那是「將軍澳」火（島嶼燈火），將軍澳妳沒去吧？有啦。那個是「船帆嶼」，在船帆嶼西邊，將軍澳社就是在那裡。那一個一個紅紅的火妳有沒看到？有啦。那個差不多是「門仔」，我們要到南邊討海，船就從門仔下去，將軍澳山在那裡。這邊是「水坎」，最西邊那裡有一座山向北，村社向北，像赤崁一樣向北，那些火就是水坎的。

我們要照罾（夜間以燈火集魚撈捕的漁法），就要從水坎西邊下去，下去才遇到「大嶼」，從門仔下去也會遇到大嶼，一般都是從大嶼東邊下去。這是將軍澳火，火在晚上才會看見，白天都是看山啦。阿公每一個火都知道噢？知道啦，不然哪行？阿公在海上轉了十幾年試驗，怎不知道。

/辨地形（附圖1）

咱沒讀書就要用試驗的，人家讀書，但還輸我。我現在不管在那裡，三更半夜去摸，摸得著路下去，那些讀書的，看他們能不能摸得著路下去？他們讀書的，書拿來，是用看的，哪一個地方是「伸鼻」（海崖），哪一個地方是「大礁」（海蝕平台），都是按照書在看，真正遇到時，看也不知道啦！伸鼻、大礁在哪裡？「有伸鼻就有大礁」，像那個山凸出來，就有大礁了。伸鼻有「坎」（斷崖）塌下來，就有大礁了；「有塌灣，就有白沙」，那是一定的。那個坎如果是塌的（往內彎），妳看咱山水這個坎是塌的，就有白沙了。

有「伸鼻就有大礁」，妳看東鼻頭那個汕那麼大。咱這裡的塌灣，就有白沙了，岸裡的塌灣妳看，東鼻頭也往外伸，西鼻頭也往外伸，塌一個灣就有白沙了，「有伸鼻就有大礁，有塌灣就有白沙」，自然生成就是這樣。

有塌灣，被浪沖沖，沖沖沙來，就形成一個坎，汕挺不住就倒塌變成灣；伸鼻仔就大礁了。豬母落水東面也是這樣，風櫃的岸，塌灣也有一個沙、青枝灣塌灣也一個沙、山坎一個塌灣也一個沙、小管港灣塌灣也一個沙、雙頭掛塌灣也一個沙、良文港

塌灣也一個沙，一有塌灣就有沙。

龍門港伸鼻就有大礁，北邊赤崁也是這樣，有塌灣就有，到處都一樣，走到台灣也是這樣，崁有塌就有沙。日本也是這樣，我去，火車在開，那個崁如果塌的就有沙，伸鼻就有崁。都是試驗的噢？實驗啦，沒實驗要怎麼辦？三更半夜要從哪裡開回來？不然就開開犁去（觸礁）。

東西吉有沒有去過？東、西吉妳在這裡還有看見啦！那個火嗎？只看見火（燈塔火光與島嶼燈光都稱火，此處指的是燈塔火。）而已，閃起來了！西吉現在沒住人了。以前有沒有上過西吉？西吉東吉我沒上過，西吉咱去要幹嘛？那也沒啥好玩的。東吉有沒有上過？不曾，大嶼有啦。

島嶼：大嶼紅土地、女人好客（附圖3）

大嶼是照習抓不到魚，就拋（停靠）在那邊。那裡的女人很會做（好客）。上去要走一半天咧！夭-壽！從北邊，南風靠在北邊，用船仔搖上塌灣，從那幼屹仔石那裡進去。上去走，要走到中午，夭壽啊！很遠，比媽宮還遠咧！慢慢走、慢慢走，那土是紅土仔啦，都是番蘆黍，那裡的女人很會做。厝仔一間間低低的，現在有樓房了嗎？不知有沒有？低厝仔一間間，女人很會做。問我們：「你們討海剛剛來嗎？」叫我們去坐，我們就真的去坐。有一個女人很會做，炒一畚箕的番蘆黍（玉米的俗稱）米香和一畚箕土豆，土豆炒鹽水，夭壽啊！讓我們吃到嘴乾舌渴。番蘆黍燥，番蘆黍米香很好吃咧！配土豆炒鹽水的。番蘆黍米香吃起來淡淡的，土豆是鹹香鹹香，番蘆黍米香配土豆吃到一個肚子飽漲漲的。夭壽！我們好幾個人去，炒一車箕的土豆仁炒鹽水和一車箕的番蘆黍米香。還向她討匏仔種、討番蘆黍種。

農作：大嶼紅白米番蘆黍種、葫蘆匏子 飲食：高麗菜炒米粉、蘆黍糊

夭壽啊！來種，那個匏仔一粒一粒是葫蘆身的，生得許許（滿滿都是）吃不完，那些種好得不得了！番蘆黍每一支都是兩穗、每一支都是兩穗，和妳阿嬤、這些孩子吃到很快活。吃不完，還打米，打了好幾斗米。那些種啊，每一支都是兩穗、每一支都是兩穗，紅米混白米，很好吃，Q嗲嗲！那個熟了都吃不完。父兒母仔，妳阿爸、土仔、扶仔、加仔、興仔和女的九個，和老阿公、妳阿嬤都吃到不能動。

高麗菜種兩三百叢，米粉是買一捆十五斤的。中午炒一鼎滿滿的，米粉和高麗菜炒狗蝦，父兒母仔吃米粉作飯吃到飽，那時這樣就是最好的。以前沒有這樣可吃，高麗菜是我們自己種的，自己澆水很甜，炒一大鼎，父兒母仔就吃到飽脹脹。有魚湯煮起來配，很快活啊。夭壽啊！吃到孩子一個個笑叻叻，番蘆黍吃到很快活。高麗菜種是從哪

裡來的？高麗菜種是向頂勢買的，那是咱會照顧啦，壅（壅，閩南語發音一ㄣˇ發鼻音，施肥的俗稱。）

三、四次肥，又澆水，一粒粒都四、五斤，五、六斤這麼大。

大嶼的番蘆黍種是紅混白的，一穗穗這麼大，Q嗲嗲，夭壽啊！吃不了就打米了。那時傻啦，要打米，就要像現在的番麥去推（推，閩南語發音せ，推動石磨。），推糊來吃才好。打米下去煮飯不好啦，打米曬乾，浸水下去煮飯，吃起來「ㄅㄛˇㄅㄛˇ」響，番麥要生生下去燂（閩南語發音如ㄇㄩˊ，發短音，川燙。）才好吃。

番蘆黍米做糊怎麼做？以前妳阿嬤那勻（那一輩的）是用一個磨仔在推蘆黍咧！中間一孔，蘆黍下去，推推，麩才出來，出來，那些麩才捧下去煮糜。怎麼煮啦？加水下去煮，慢慢攪，不要結成糰，像麵粉一樣攪散，舀起來嗅，整個錫斗「汙澎濤」（湯水蕩漾），都是水沒有糜，放在那裡讓它沁涼，差不多一點鐘久，結成凍來，就有糜可吃了。凍涸，像我們米糜ㄍㄩˊㄣˇㄍㄩˊㄣˇ（發鼻音，稀稀的。），休息會凍涸一樣。煮甜還是鹹？蘆黍糊要量整鼎「ㄍㄩˊㄣˇ澎澎」，放著讓它沁涼，燒的不能吃，沁來就凍涸了。有沒有加糖？沒啦，那時比較沒東西吃，會加點簽，很好吃。簽被蘆黍綁去（稠潤），會爛會甜很好吃，不然，光是清清蘆黍糊比較難吃。

番麥也是推推、推推，下去煮，像我們現在餐廳，有那種麥片（玉米）就是啦，餐廳不是有那種吃起來會「ㄅㄛˇㄅㄛˇ」響的麥片，那就是番麥磨的。那時的種怎麼沒留下來？一有得吃就沒枵鬼（枵，閩南語發音一ㄠ，枵鬼意同貪吃鬼。）了，都放放去了！那種如果撿到現在…，現在的種不好，夭壽啊！每一支都兩穗，現在這種如果有一穗就很好啊。每一支都兩穗，看那種很好啊。一支兩穗啦，這裡抱穗（結穗），那裡抱穗，每穗都很大，妳吃得動？

我如果去海，妳阿嬤就擔水桶去，摳摳、摳摳（拔採），一擔擔回，顧到沒辦法，就先放那邊，擔回來，燂燂一大鼎，這些孩子就吃到飽了。番蘆黍如果是「在叢的」（現拔的）很甜，很好吃。台灣的那種不好吃咧，台灣的今天拔，還要剝葉，還要等寄船。寄船回來，還要在媽宮交給生意人，生意人還要剝葉，不知人家要買不買？不買，還要到明後天，賣一整個禮拜啦，賣到ㄅㄛˇㄅㄛˇ去（纖維化）啊。咱這種是，我們要吃，馬上去摘，馬上折下，馬上燂來吃，Q又甜，妳那天不是有拿去，那Q又甜，如果是過夜又過夜，就「ㄅㄛˇㄅㄛˇㄅㄛˇㄅㄛˇ」就不好了。

匏仔一粒粒四、五斤，一粒粒四、五斤，生到吃不完，候種（留著作種）。一粒剖成邊，做兩支匏稀（稀，閩南語發音ㄆㄞˊㄩˊ，杓器。），匏仔放在水桶會浮，水擔起來，用匏仔稀潑菜。種沒了，現在也討不到匏仔種了，沒那種種了。頭小肚大，葫蘆形的，現在也拿不到那種了。那好吃噢？好吃！又一粒粒很大，生到許許！你怎麼知道要向人討種啊？那女人好

啦，我看那番蘆黍整山滿滿的，番蘆黍許許。一間厝仔，旁邊都是山。我說：「歐桑，妳有沒有番蘆黍種？」「有有有！」「妳兩粒仔讓我拿回去種，匏仔種也給我。」「好好好！」

島嶼：大嶼房舍稀疏

夭壽！我上去玩，帶一些臭肉去給她，很歡喜。臭肉魚給她嗎？對啦，不然她那種也沒在討海啊。翁（大夫的俗稱）不知到哪裡去？（笑）那很歹命咧！還記得你上的是哪一村嗎？那一個地方兩三間仔、兩三間仔房厝，妳們去是去街市、去南滬，沒去那裡啦，他們住在那裡，是這裡兩三間仔、那裡兩三間仔，山都是園了了！哇！走很久咧！早上天亮靠岸就上去，走到快中午才到，才到南滬那些港啦，去那裡看看又走回來，走回來，兩三點啦！夭壽！那時年輕也不知艱苦啦！

妳知道那個女人是哪一村嗎？怎還記得？我四十多歲，現在八十多歲，怎還記得？船拋在哪裡？拋在大嶼的肚子邊啦，從北邊上去，就一直走下去啊，南風我靠在北邊，北邊沒港，這裡是咱討海船，浪平，都在那裡，船仔靠近，上去這樣，那不能靠的。那時上去幹嘛？照醫照不到魚，上去玩。下來，天要黑時才去西南照，駛兩點鐘。上去看看嗎？去看啦。

/大嶼女人好客 /飲食：大嶼番蘆黍米香配土豆、帶腳海膽

那個女人很會做，上去，每一個女孩子都會問，女孩子笑嘻嘻問：「你們討海剛剛回來嗎？」那邊本來有那種例（風俗習慣），很會做，笑嘻嘻的，大嶼的女孩。那個女人差不多三、四十歲人，很會做。那邊的人很好噢？那邊的人歹命咧！說沒東西好配，在潛海膽啦。那種海膽是帶腳的，不是像咱以前，那種整粒的，剖下去有兩瓣（瓣，閩南語發音如驗字，瓣膜。），像柑一樣。他們那種，整個都是刺，裡面才一點點膏而已。用那一點點下去煮，很歹命！海膽很多嗎？都被潛光光，咱這裡是在潛整粒的，一粒刺細細的，剖開，兩瓣像柑一樣，挖那兩瓣起來煮。他們那種是黑的，一粒都是刺，剖開，中間一點點膏而已。他們去潛那種回去吃，竭死死，也沒討海、也沒在幹嘛，翁不知去哪裡？我也沒問「妳有沒有翁？」（笑）一間厝仔低低的，像我們這種「棧間仔」（儲藏室）而已，很歹命，那種。。

島嶼：貓嶼撿鳥蛋（附圖3）

有沒有上過望安？望安我沒上去過，水垵我也沒上過，只是駛在它旁邊，貼貼的過去，從那裡駛過，有看見厝，沒上去過。花嶼呢？花嶼也沒上過。只上過大嶼嗎？對啦，貓嶼有上

過，貓嶼沒人在那裡住，貓嶼是拋錠在那裡，我不敢爬上去啦。鎖港一個爬上去摔摔死了，上去時他在爬不怕，爬的時候好好的，要下來怕了。

貓嶼，上到上面，只剩一條小徑而已，那光是怕，手腳就軟了！上貓嶼做什麼？上去是賤（低級，意指好事。），要去撿鳥蛋，上去都是鳥蛋，我沒爬上去，我只是在坎腳那裡坐而已。上去休息嗎？對啦，在那裡休息。那裡的青因、螺仔很多，咱是照晷賺錢比較重要。那是早上拋在那邊照不到魚，今天已經一、半天了，就到下午一兩點才出發了，常在船仔睡也不是辦法，就上去海坪玩玩。那傻啦，爬上山危險，那一上去，十個九個會死，貓嶼很高，嚇死人了，坡是斜的，那個人傻啦。

地名：豬母落水社地名由來（附圖1）

咱這個岸，你們以前叫作什麼？咱社（村里的舊稱）那時叫「珠江巷」（珠江，豬公的諧音。）啦，那個門牌不也還打著，珠江巷沒改去，改山水，咱叫是叫山水，門牌還打珠江巷咧。我們以前，叫「豬母落水」。這名字怎麼來的？那是老人家叫作豬母水，豬母水他們叫作豬母落水。那個山頂叫豬母啦，頭叫「豬母頭」，那個捺腰叫「豬母腰」，尾叫「豬母尾」，那隻叫作「豬母」這樣。豬母頭、豬母腰、豬母尾就是這樣。像不像啊？沒啦，要像什麼呢？那是號名，像大城也是這樣，有「大城頭」、「大城領」（領，頸部），也是這樣號名。大城不是一個頭很大，過來是大城領、再過來尾，那邊美國不是弄了一個白球，那雷達在那裡，白色的，一粒很大，那是大城尾了。每個地方都有號名，尖山是那個山尖尖的號作尖山，在龍門港西邊一個山尖尖，號作尖山。咱這裡怎會叫做豬母落水呢？我怎知道，那是以前的人叫這樣，我怎知道，以前的人叫豬母水，人家叫豬母落水，叫豬江巷，豬江巷沒人要信用它，才會叫做山水。現在的名還是打珠江巷的。

南岸西邊土地名

我有聽說豬母過去有白洗下？豬母頭下去就是「白洗下」了，白洗下過去就是「紅露天」，那是咱社里自己取名的。紅露天再過去就是「頭落灣」，頭落灣再過去就是「大灣」，大灣過去就是「東鼻頭」，伸伸的那個，在打槍的就是。不是叫二落嗎？二落那個在大灣，叫二落，往西去那個，一支鼻伸很長叫東鼻頭，那個在打槍。東鼻頭再過去呢？東鼻頭再過去就轉向北了咧。從「井仔坎」起來，那個叫「灣仔底」，灣仔底起來就是井仔坎了。井仔灣過去就是「𦵿裡」，𦵿裡過西去不是一個鼻很大，就是「西鼻」了，西鼻過去，再塌灣進來那個，就是「風櫃坎」，再過西就是「社仔」了，頭先到的那個叫作坎仔啦。

/南岸東邊土地名

從咱這裡過東去呢？從咱這個坎，過去到站兵的那裡，叫「半塢仔」，半塢仔過去就是「秋礁」，那個坎是「大礁」，再過去就是三個滬啦，滬那裡有沒有名？滬就叫滬啊！以前可以擱魚，後來被弄弄就不能擱了，被國義（豬母落水里長）開開，車石頭走，不能擱魚了。不然，以前擱丁香、擱饒仔，什麼都擱。那不是叫平仔頭？滬啦！滬過去就是「鳥嘴尾」，最東那個就是鳥嘴尾。

/頭溝灣煮飯避麻瘋病 /鳥嘴尾埋麻瘋病屍體

我阿爸有講過，以前「汰膏」（汰膏，閩南語發音如ㄊㄞˋㄍㄠ，字詞有待考正，麻瘋病的俗稱。）死去，都埋在那裡，是不是鳥嘴尾？有啦，以前死的人很多，一下子就一個、一下子就一個，死了就不能煮飯，家裡都不能煮，要去山裡煮。為什麼？，那種就是「痢虱」（痢虱，字詞有待考正，污穢、不潔的意思。），大家怕，跑去山裡煮。死的人，家裡沒煮，別人怕會跑去他們家吃，大家都跑到頭溝灣煮。

都埋在哪一邊？都埋在鳥嘴尾那邊，現在都毀毀去了，從美國來就沒有了。美國來，怎麼沒的，美國來，弄藥給很多人吃到好。那個就要爛了，嚇死人了，吃一吃就乾離了，乾離了，那個形還在，不會發作了，會更好。不會發作了，還是「ㄈㄩˇㄩˇㄩˇㄩˇㄩˇ流」（濕搭搭的）啦，不然，爛到要驚死人了！也還是「ㄈㄩˇㄩˇㄩˇㄩˇㄩˇ流」ㄈㄩˇㄩˇㄩˇㄩˇㄩˇ流」，不會發作了。現在社裡還有好幾個咧，不會發作了，有壓離了，美國除去都不會生了。那舊底的起起來，用藥強壓，北邊跛腳欵仔不知妳認不認識，那個就是。

為什麼古早都埋在鳥嘴尾哪那裡？那「痢虱」，才要埋在沒人在走的地方，那個不能去踏咧，早上有露水不能踏咧！早上露水會發露光，早上露水濕，會嗆煙，如果去踏著就得了，不能去踏，如果去踏著就得了，那個多厲害的！

/東岸土地名

鳥嘴尾再來呢？鳥嘴尾轉北去就是「山坎」，山坎的塌灣就是白沙，向北去就是「礁頭」，鎖港的礁頭。不是有鐵墊？鐵墊在咱鳥嘴尾旁邊，上北去就是鐵墊，不是有個照鏡腳？「照鏡腳」就在山坎旁北邊，照鏡腳上去就是「礁頭」，「鼻仔尾」上去就是「小管港」。這樣一直排上去，鳥嘴尾起來是鐵墊，再過來是山坎、再來是照鏡腳、再來是礁頭、再來是小管港坎，上去是「鳥坎頭」，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了。白沙在哪裡？「山坎」就是白沙，一個塌灣就是了，起來就是照鏡腳了。（成氣叔公：山坎就是海翁坎，我做里長時取的，那時搖舢舨在避風的，出海後，浪突然變大要做颱風，我們坎

不能靠，就去靠哪裡。）

礁頭過去是「礁頭越」（越，轉彎。）、礁頭越過去是「鼻仔尾」，鼻仔尾過去就是「小管港垵」，小管港垵過去就是「烏坎頭」，烏坎頭過去就是「雙頭掛垵」…，用唸的妳沒辦法寫，那是我們在地，在這裡出世的才知道，如果去到妳們頂勢（北邊），赤坎白沙那裡我就知道了。為什麼以前叫做照鏡腳？它就叫照鏡腳我怎麼知道？老人家叫照鏡腳，咱就跟著叫照鏡腳，那也不是咱「磐古生成」的，那是一個傳過一個，像成氣說照鏡腳，以後他的孫也叫照鏡腳，不然要怎麼說呢？（笑）

/山垵避小風、小管港垵避大風

山垵為什麼又叫作海翁垵呢？那是一個垵倒塌來，塌一個垵來，咱垵如果天候壞，浪大就去靠那裡，天候壞，我們就去靠那個垵，那是小浪還可靠，大浪就不能靠了。大浪怎麼辦？大浪就要拼到「小管港垵」去了。小管港垵那要知道路，要拼東北，拼到快到「烏坎頭」，再落到西南來，你如果直接過來，到鼻仔尾也不夠給浪捲落，那溝是生這樣去的，那邊都是海坪，都是浪，那如果不知道的，都沒辦法進去。

石滬：豬母水東邊三滬（附圖1）

知道東邊那三個滬是怎麼來的嗎？東邊三個滬是很早以前，老人填的，我那時十多歲，也和他們填有份。以前攔丁香、攔魷仔什麼都攔。被這個國義做里長，下去把石頭車光，車石去賣，拆滬岸，拆到滬破，不能攔了，魚進去就漏出來了，不然三個滬很漂亮。起初是什麼時候弄得知道嗎？那久啦！那很早以前就有滬了，有沒有聽老人家說多久了？那是「盤古開天」，好幾百年了，從早早，我阿公、我阿爸就有了。

三個滬多好的，一個「深滬」、一個「畚箕仔滬」、一個「ㄅㄛㄣㄣ滬」。深滬在哪一邊？在東邊，中間畚箕仔滬，旁邊淺滬。ㄅㄛㄣㄣ滬是什麼ㄅㄛㄣㄣ？ㄅㄛㄣㄣ是站到ㄅㄛㄣㄣ（淺的意思。）。東邊那個攔什麼比較多？攔丁香、攔魷魚、攔鱸，什麼都攔，壞去不能攔了。中間那個呢？中間那個也是攔丁香，淺滬也是攔丁香，攔好幾百擔，我去潛到，夭壽啊！男人女人一直撈。去還要去運搬，擔回來。我潛好幾百斤，水涸，攔很多，大家都去撈。水淹來拿不到，就下去潛，魚死在滬岸腳，潛到鼻孔都塞住了，潛回來一斤六、七元咧。那時是幾歲的事？三、四十年了噢，我那時三、四十歲。

/填滬

幾歲去填滬的？十多歲就和人去填滬了，那個滬是早時的人填的，被浪弄倒，咱想要再

賺，吃就要再撿（修整），撿好，水淹來，魚進去攔著就不能出來。滬是填到水淹來「成人水」（一人高），魚能進來咧。魚在岸邊，游游游，水涸不知道要走，就會攔著滬了。攔著滬，水一直洩、一直洩，剩一些些，我們就等著抓。

丁香要用網仔推。都在什麼時候推？都在大水潮，初三、十八在推，初三、十八個天光早。十幾歲那時有多少人去填？那哪有限量，你如果講到「攔滬噢！」，整個社，會爬會動的全拼去了。講「攔滬了！」看到人抓著一領網在跑，整社大家都一直爬，都要推了！（成氣叔公：近百個。）。如果看到人抓著一領網在跑，夭壽啊！就趕快，相報、相報，一直跑、一直跑，最後空空什麼都沒。是這樣，不是真有咧。隨便人都可以去嗎？有的就是「見鬼穿烏衫」，看人拿一領網仔要緝魚仔，人家不知道以為是攔滬，一個報一個（成氣叔公：頭一個報的人好像有在抽？）。

巡滬制度

沒有啦，抽是那時我十六歲填，有一支簽仔在發，那時讓人搶不得，那時值你，去巡到就是你的；值我，巡到就是我的，一人一天。填好後，今天值你，你就要去巡，如果不去巡，魚跑了不負責。那時咱社金鐘、享仔、北勢角仔那些人，叫叫十多人輪。南勢這裡沒人要輪，他自己招招去撿的，那個滬被浪弄弄只剩個滬底，再去填起，巡無。

到後來，攔（攔淺）近百擔丁香，我潛到鼻血都要……，整個鼻孔熱哄哄。起頭淺淺，那時有推過兩百斤，到後來，水淹來就要潛了，潛了一氣又一氣，潛潛提上石頭頂，倒在石頭腳，再下去。還要運搬到上面，用牛車來車，不然擔得回去？那時攔最多，好幾百擔，一社大家都有推到，丁香咧！攔最多差不多是幾歲的事？我知道的那年攔最多。

攔大陳鯪仔沒人要，馬尚不是去推推，撒在鼻頭仔曬乾賣好幾萬。沒人要啦，他自己擔去撒撒曬乾，好天再撿去賣飼料，那沒人要啦。大陳鯪仔一尾一尾這麼大，這兩年沒人要，一圍就好幾十擔，那個沒人要吃，苦啦。那是大陳來的，叫大陳鯪仔，一尾一尾這麼大，像臭肉一樣。頭拉起來，下去煮來配還不錯，現在大家都會配，那時沒人要，一斤五元沒人要。（成氣叔公：那時怎可能五元？以前那時是一斤幾尖。）

那時是烏鯪仔，那種鐵丁鯪仔，得著都是一百多擔，有灶爍到無灶，大陳鯪仔沒人要，撿到山去，一斤五元。我得一百多擔，賣山仔賣賣，到那時山仔嫌破皮，嫌破皮，五、六千斤就漏走不要了。那時站到肩胛水深，那些夥計一直叫「不要了嗎？」

我說「不要了啦！」人去弱了，魚強要破皮了，人家不買，嫌破皮了，漏走不要。

天亮，丁上一口氣一籃，潛了好幾十籃，他也沒辦法扛，放在海墘，賣給代仔，馬上講價，一籃五十元，讓他自己扛。我弄到弱了，不幹了，不能扛了。一籃也要四、五十斤，代仔他也可以，做飼料，一斤三元就好了，一籃五十斤就一百五十元了，向丁上買五十元，轉手賺一百元難道不好？他曬飼料一斤賣八、九元，一手賺過一手，咱不要了，丁上再去潛，盤給別人。。

物價：魚價米價

（成氣叔公：那時怎可能一斤五元？）現在我們圍鰻仔，天黑就遇魚期。一下去都一百多擔，日本時代在圍是賣三尖、四尖而已。光復過來，從九月開始到正月都到白鰻仔，那個一斤三元，三元一斤半米，（成氣叔公：那時海產都換米，台灣博仔不是都來這裡換簽？我們載去鯤鯓換簽，一斤魚甫換……。）那時還是日本，你怎麼這樣？那時一斤鰻仔胚去換三斤簽，不是少許咧！那時日本空襲，這裡炸彈一直丟，不能圍魚，我拼去西嶼買船仔再去買仔胚來燂。過去就三斤換一大斗米，一斤換三十斤蕃薯簽啦。

搖櫓渡海載蕃薯簽：北門嶼外海遇掃射（附圖4）

那時都斷捷魚（不常有魚）啦！（成氣叔公：那時魚很有價值！）沒人討海沒魚，魚要幹嘛？換？「俗米在高州」，拿不過來，拿過來，不是犯風，就是犯炸彈，死千死萬。卡網船不也是在載。明仔和我去西寮（台南鯤鯓附近），眼淚流出來講：「這趟如果讓我回得去，我不來了！」要來時，讓炸彈炸不到，說這趟如果讓我回得去，他就不來了！那趟回到中途就讓掃射掃死了。明仔是文前的哥哥啦，他做大公（船長的俗稱），被掃射死。那個福松，和我們差不多年紀，身體很勇，去躲在下金（船尾固定舵的地方）下，卡網尾金很大，風靜躲在下金下可以，就掃到了，躲在下金下，掃過腳沒死，醫好了，明仔也當場掃死了。

我去到麻黃線（日本時代沿岸遍植麻黃防風，見到麻黃線即見到海岸線。），看見麻黃了，差不多再一點多鐘就到了，麻黃都看現現，被飛機掃一下，有人跳到沒人！準死了！烏煙白迸！蹦蹦噯！（成氣叔公：我們在內港，我們跳跳落內港，內港水站到這裡，躲在尾金下推船仔，我們那裡好幾艘，夭壽啊！一直在掃我們。）我也是在內港，在船仔頂坐，飛機突然急落，我翻到船下，掃射掃到呼蹦蹦！他管你死！（成氣叔公：黑的、小小隻那種，就是英國的。）黑的對，「你娘××的！」夭壽啊！那個要死像夢見！沒

翻落就不夠死咧！

那時日本敗了，美國定期的空襲，八點就出來了，「攻-噏！攻-噏！攻-噏！」雙身的，炸彈「嚨！嚨！嚨！」就丟下，夭壽啊！（成氣叔公：那時定時的，天未亮就開始，天亮幾點，傍晚幾點都固定的，在丟「過缺」（案山軍事基地）。）那時日本敗了，無力了，不怕啦，定時間的啦！沒辦法了，由他侵入了，日本都去了了了，「前無救兵，後無糧草」，糧草不能到，咱才要去載簽，（成氣叔公：有啦，不是一載一載沈在吉頂（東吉頂），我們不是看得很清楚？）那個不夠被空襲，一來就被空襲，「運糧未到」，我們用船仔，是要看他會不會打我們百姓，還是掃射，照樣在拼。

我穿黑衫，像以前中國人穿的那種，戴雞笠，他還是照常在拼。那時在怕飛機較傻咧，風還比較厲害咧！飛機掃落，要死不死還不知道，風到就死翹翹了，四級風就死翹翹了！三級多也死翹翹了！就要油喇撒（形容風平浪靜，海面平滑如油），像這樣都沒風，搖去搖回，搖一夜一日這樣（笑），我拼三趟的啊！咱那時「人為錢死，鳥為食亡」，我們也是為了吃，為了這肚子，沒去拼就要餓死了，也沒地方買一支簽。

像成氣他們他們那種十多萬栽，裡面有蕃薯簽、土豆都囤起來，都有，你們也有（指成氣叔公）、君朝他們也有、青年也有、尖嘴賜仔、扁嘴賜仔都有，（成氣叔公：東海啦！）東海作較少，不知有沒有，那些「半桶師仔」都沒啦！（成氣叔公：我們那時作十多萬栽。）十多萬栽有啦！那個吃不動啦！那是給豬吃的，不然怎會吃得動？（成氣叔公：在賣啦。）我們沒，讓你劉三、兩包簽，一個月就完了，「米甕踩在海中央」，要吃就來去買啊！現在要買有，那時沒地方買。

通貨膨脹：「一個雞卵討歸山園」事件

（成氣叔公：光復時代，給人一粒雞卵就要討歸山園啊！）對啊！就是這樣，光復錢小，三萬換一元。為什麼一粒雞卵就要討歸山園？（成氣叔公：以前是日本時代典當的錢，光復來…，就給你討光光了，才會說「一粒雞卵討歸山園」（1952年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實施第二次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取代舊台幣，一元新台幣兌換舊台幣四萬元，即所謂的「一粒雞卵討歸山園時期」，官方公佈的兌換幣值與阿公的說法有所出入）。）以前是三千給你創園，現在一粒雞卵賣三千，一粒雞卵就給你討一區園啦！錢小，才會三萬換一元，那時一粒雞卵才一尖錢而已，後來一粒雞卵值好幾千啦！那時一區園一千元，那粒雞卵三千要買，就向你討三區園啦！

兩百五討一間厝

我起那間厝五百元，妳阿嬤沒和東來講好，咱那時傻傻的，要起厝，地是祖公連

帶的，那是祖公地。東來她們那頭和妳阿嬤她們同一個祖公，地是共業的。她的房間倒了，剩一個門框，我們剩一個房，土角的，廳都快塌下了。招她要起，她說她沒錢啦！隨咱自己去起啦！那條錢才要向咱討。

我們那時應該招她合約才對。講好說：「地是妳的，妳叫我起，現在錢大，到時錢小，妳也要照那些錢估才可以，看妳要跟米價，還是跟金價。」才對。像現在這間厝，一包米如果六元，十包才六十元，一百包六百，一百包米價起那間厝來講，來日不管米便宜，這樣去合約、蓋章他就跑不了了。跟米價，不管它貴或便宜。

好比我現在起六百，六百就是一百包米，妳要五十包向我討才對。妳講錢五百元，五百元，那時要買是一百包米，現在五百元剛好買兩包米啦！她用一包米向你討，要變臉和她辯解，要相告，她還得多少貼我們，最多是說「這樣不行，那時起厝一百包米，妳現在用一包米要向我討，這樣誰要？」最多再爭執，也沒兩包，和她合約或是跟金價。

我現在起，二兩金，妳來討是一半（祖公地平分），一半就是一兩，到時二兩金，妳用一兩向我討就好了。現在一錢金兩百，我就是價值兩千了，兩千我要買米就是一百包了！五百元，用兩百五來討，就買不到一塊梔仔。我打算說「啊！還還她啦！來日咱有才調再去起啦。」那間我廿四歲起起，就放給妳們的壯叔公去了，還向東來買一塊地一百六。

那個很夭壽！她要出去另起，一塊間仔，也沒想說這是自己的侄孫，湊一塊給侄孫做灶口，還賣我一百六。我買那塊地一百六給壯，那間厝也全給他們。一百六很多嗎？可以買多少米？一百六很多，可買十多包米。一百六向咱討，就買不到一包米啦。一包米要兩百，光復來一包米兩百元還是最便宜的，一錢金也是兩百。我們那時傻，跟金價也好、跟米價也好，她那些錢來，我們買還有得吃。好比我起四萬，妳用兩萬來討，兩萬去買米也買好幾百包啦！兩萬元貶值後，我們買不到什麼，我們傻就是這樣。

我給壯，才來起這間，又向金水買這片地，買這片地十二萬，後來還多要了一條廿五萬，還有我給他做小費的。地租現在一年八千，繳好幾十年近百萬了，現在的錢就要近千萬了，「一時風，駛一時船」，那時錢大，說近百萬，人家就哀哀叫，那時沒有人有辦法，現在講近百萬是零星的，不是這樣嗎？現在講近百萬，人家近千萬就贏你了，那時講近百萬，人家身邊連一萬都沒，哪有近百萬？就是這樣。

起厝：潛汕礮（附圖1）

咱這間厝的汕礮都是你去潛的嗎？這間厝的汕礮（珊瑚礁俗稱）是我去潛的，石頭是我去撬、向人

買的，地基是我剝的（剝，閩南語音同北，以挖掘的方式減少地下土石。）。我傻啦！起厝是尺二壁路，剝到尺三就可以了，尺三還有餘，這樣一來就省了，我剝這樣都要相見（橫與直各兩道壁路幾乎要相通）了。這條壁路、那條壁路剝剝都要相見。石頭沒地方堆，好幾千車。一下基，小工一直填、一直填，填填不能抹坪（出水平）咧！我那時想，這下子怎麼辦？我是要起「半截石」（牆的下半部以石頭，上半部以老古石砌成。），地基填好先砌半截石，再砌起汕礮。填填不夠抹坪，才請石工、向人買這樣。哇！苦啊！一直趕下去。

汕礮是去哪裡潛的？去烏嘴尾、秋礁、頭落、二落、紅露天那裡潛的。那時幾歲？三十二歲，買這塊地就去了，潛汕礮回來，才有汕礮可起厝。買的那種不行啦，買的那種是相混用，一粒粒這樣，還要用斧頭劈成邊，「有汕」（有，閩南語發音如打，發鼻音，鬆脆的珊瑚礁。）有的爛爛的不能用。咱自己潛的一粒粒這麼大，穩當當的。外面買回來的都是「粉汕」（密度較高、較結實的珊瑚礁。）那種可以削「圓拱」（閩南語發音メウㄨ-ㄍㄨㄢ，古厝左右側門，門框頂端的拱弧形部分。），一塊這麼大，先畫草圖，再下去削圓拱。圓拱是什麼？後巷仔不是有圓拱，那是用汕礮削的，削三塊下去拼湊圓拱門就是粉汕，像木柴一樣可以削彎。

那時怎麼潛的？潛下去，還要用繩仔綁，再上去船仔頂拔起來，再下海去。一粒那麼重？重也要強掀，夭壽！有的一百多斤、兩百多斤，硬把它掀起來。船不會翻？舞到都快死去！一載汕礮，一載汕礮也不過值兩百元，買沒地方買啦。買內港的那種是相混用的，那個不能用，那只能作牆壁而已，那不能作什麼。那要能嵌下去，能「透軌」（相契合），如果一塊塊沒嵌下去透軌，會倒掉，咱那種相混用，下去透軌，一塊塊「雙軌」（傳統堆砌老古石牆分「單軌」與「雙軌」兩種工法，雙軌是內外兩邊都平整，較厚實的砌牆法。）砌下去，大塊的才透軌，嵌下去、嵌下去相混砌。

那時潛幾尋才有汕仔礁？汕礮離水淺淺，退潮時水較淺才有辦法潛。一兩尋水，這樣就不得了了，千氣萬氣，都只有我一個人，上面也沒人幫我掀。都是什麼潮勢在潛？退潮啦，水淺才有辦法。那時在抓魚不是很忙嗎？都等到魚抓抓，一水（潮水漲退時間每半月循環一次，俗稱一水。）的休息，抓抓幾潮仔，較沒得抓時，今天沒出海，我就出去潛了，如果在抓魚時就沒辦法去了。咱出去潛，潛到一載滿滿回來，搖回來放在岸邊，再牽車下去搬運。那不怕沉，沉下去沒關係，沉下去只是老古不要而已，那不是番薯簽沒關係。

咱從岸邊搖過來，一塊塊填下去，填下去。那些布袋和墊板搬搬洗洗，船仔舀舀讓它乾，船仔才推起，汕礮才一塊塊夯到上面讓它離水。今天曬一下、明天曬一下、明後天曬一下就乾了。今天曬一下，汕礮就反白了，明天還要把它掀起來讓它曬，明後天就牽咱的車牛下去車啦，怕大浪沖走。和阿嬤一起車嗎？沒啦！都是自己下去車的。烏嘴那邊也是用牛車去車嗎？那邊都是用船仔載過來的，卸在岸仔才搬上去，用牛車下去車，沒船

仔怎有辦法？都要用船仔載過來的，那要等風靜湧平，油喇撒才可以。

/買汕礁

一年四季都在潛嗎？夏天潛，冬天寒冷，就要去西溪買那種內港撬海坪的，買來相混用。去那麼遠噢？一車一天啦，東面做色（東邊出現顏色時，形容天色初亮。）去，走到時，都快中午了。牛在走慢，去西溪社，還要下海坪去，那才遠。自己一個搬，還要疊，搬，還要疊，疊到一車一疊（疊，發音如通，發輕音，四疊剛好堆滿一牛車，約一坪，八尺立方。），一疊如果要請自動車車，就要兩百，自己去車賺兩百，賺一包米啦！買一車牛車的汕仔礁多少錢？汕礁一坪買多少我忘了，我們買買，錢交交，他丟在海坪，我們自己去車，買的是不用潛，不用潛也要一天的工，要上去坐車，要下來走路。

/載汕礁翻車

東面做色，十二月那「雨仔糜」（綿綿細雨，黏稠如粥糜般。）在降，很受力。十二月落霜，雨仔糜從北邊降，很受力，不去車可以嗎？風靜就要出海賺錢啦！那不是冷，那時又沒遮樹？遇著了，沒辦法。我駛到烏坎來和車翻落，買兩包簽也翻落到溝底去，如果沒好那些兵，幾百名，我叫他們把我的車扶起，簽幫我拖起，牛斷鐮，我抓鐮，自己疊，疊疊到家時暗摸摸了，有夠歹命咧！那時咱社要起一間厝就是舉這一支（比大姆指，最好的。），沒有那麼簡單咧！好幾千元，起那間厝要好幾萬元，哪那麼快？也要買地、也要買汕礁、也要買石頭、也要起厝，哪那麼快？

現在也有錢、也貸款，妳阿爸起厝很方便，錢一半貸款，馬上就有厝可住，都不用擔半項什麼。我們就自己舞到這樣，也要車海沙、也要車土、也要車汕礁、也要夯石頭，夭壽！我一想到起厝，舞有夠累，為著要起這間厝。去西溪車多少車回來？我忘了車多少，風透（起風）就去車、風透就去車，向他買好幾坪。。

/起厝汕礁要潑三年雨

自己潛的，從三十二歲潛到三十六歲才起，潛很多在那裡潑雨，潑雨才能起。為什麼？鹹怎能起？像現在潛，一直下雨，新年又下雨，後年又下雨，如果閒時翻翻，下雨，雨水壓下去就淡了。要潑幾年？三十二歲到三十六歲才起，潑三、四年的雨，都淡了，不然鹹汕礁怎能起？去西溪買的也是鹹的，丟丟在一塊地上，讓它淋雨，才能起，也要變錢、也要變料。

落成辦桌

那時孩子還小嗎？三十二歲時，妳阿爸還沒去工作。妳阿爸，我廿二歲生，卅二歲時他才十多歲，他在讀書哪有辦法，扶仔也是在讀書哪有辦法。起幾年才好？起，馬上好，一個多月就好了。吃也要看我、做也要看我，阿公舞到有夠累的。起好有沒有做落成？有啦，整社都請透透，沒有紅包咧。請什麼？辦桌啦，比現在還好吃啦。辦幾勻啦？那時廿四勻（廿四道菜），整社請透透。咱門口怎麼夠整社請透透？現在要去給人請，一個翁，三、四個孩子連妻子都帶去，帶整家，那時讓人請是一人一張貼，一張帖是一個人而已，有的去海沒來，門口搭棚，那時請多少人？請了好幾十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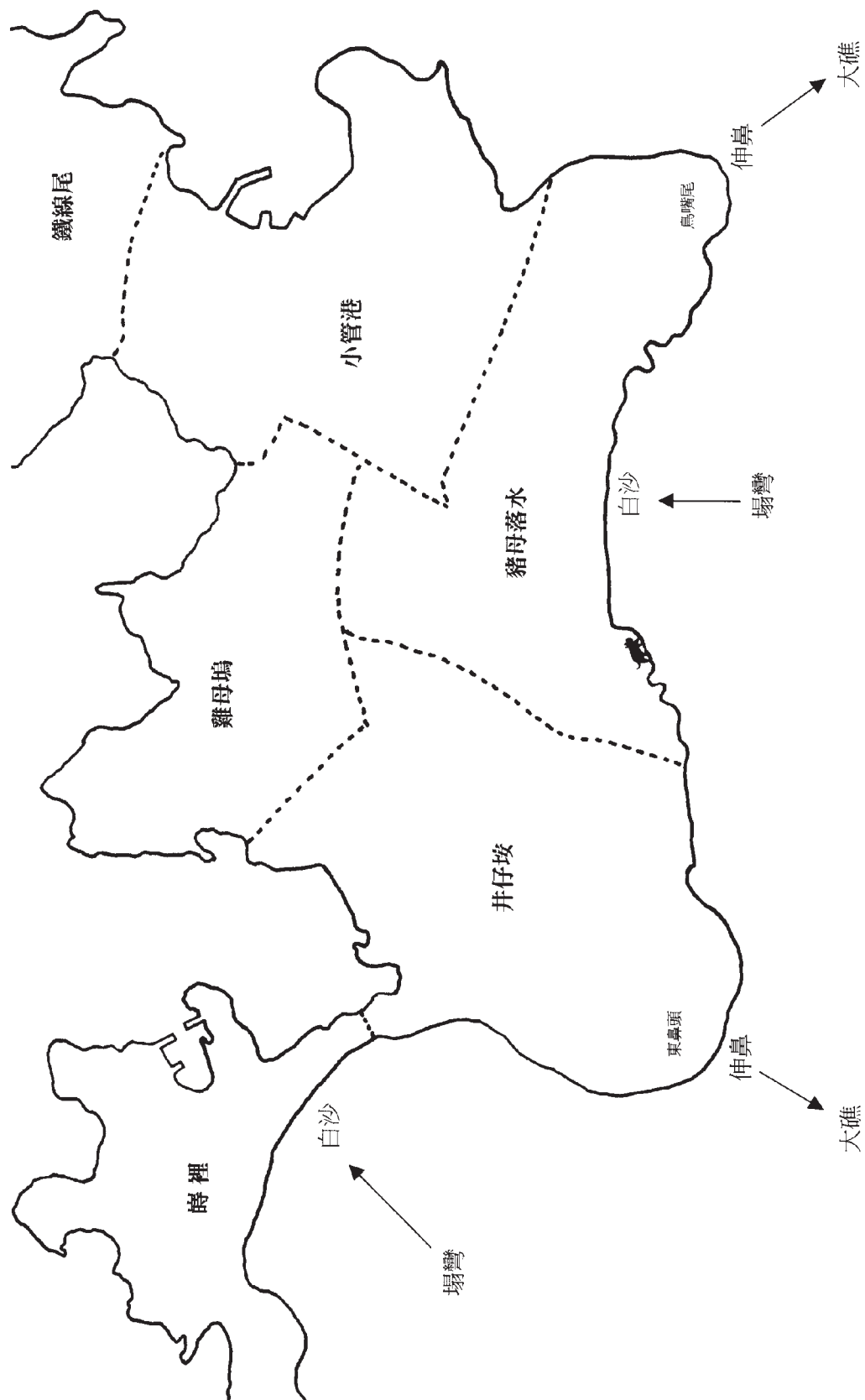
附註：

祖父清河：本名吳清登，1915年出生於豬母落水社，父親吳燦來自於雞母塢。

1926年開始學討海。曾於1949年二次大戰缺糧時期，於農曆三月間連續三度搖櫓渡海至台南北門嶼與鯤鯓兩地運載蕃薯簽，一生經歷了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的統治，也見證了豬母落水傳統漁業的興衰過程。

成氣叔公：本名陳文種，1921年出生於豬母落水，曾任豬母落水社第二、四、五、七、八屆里長。





有伸鼻就有就有大礁，有塌灣就有白沙
海蝕平台與沙灘地形分佈圖

附圖1

附圖3

豬母落水社與澎湖南島關係位置圖

